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魏鸿雁^{1,2}, 陶卓民², 潘坤友³, 李如友¹

(1.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2.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3.盐城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 乡村旅游通过集聚效应、结构效应、投资效应、生态效应等动力共同作用,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通过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拉动,带动乡村旅游在规模、品质、效益等方面的发展。基于此,构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模型,对 2010—2016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互动性、协调性强,在年际变化上,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存在显著梯度差异,其中苏南地区两系统互动性最强,其次是苏中地区,最后是苏北地区,三大区域历年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其中苏南地区最高,属高度耦合,苏中、苏北地区属中度耦合;江苏省大部分城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已经进入高度耦合、良性发展阶段,并且耦合协调等级逐步提高,根据各市变化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优势互动型、持续增长型、波动增长型、滞后发展型四类;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就要推动二者深度耦合,各地均衡发展,并且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耦合模式。

[关键词] 乡村旅游, 新型城镇化, 耦合评价模型,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16(2020)01-0083-08

Study on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Wei Hongyan^{1,2}, Tao Zhuomin², Pan Kunyou³, Li Ruyou¹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By the combined action of accumulative effect, structural effect, investment effect and ecological effect, rural tourism promotes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from aspects of population, economic, social, space and ecology, meanwhile, new urbanization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s scale, quality and benefit from dual-pull of market requirement and demand. Basing on these, this paper construct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upled model of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and then analyzes couple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6.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couple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well, which rising with fluctuations; the couple degree of the three regions of Jiangsu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outhern Jiangsu is the highest one, central Jiangsu is the second, the last is northern Jiangsu. I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three regions, southern Jiangsu is the highest one which is highly coupled, central Jiangsu and northern Jiangsu are both mid-coupled; the rural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in most cities of Jiangsu are highly coupled, and the classifications upgrade gradual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the c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dvantage interactive type, continuous growth type, fluctuation growth type and lagging development type;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is influenc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source endowment,

收稿日期: 2018-11-26.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SJB7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08)。

通讯作者: 魏鸿雁,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旅游经济与乡村旅游。E-mail: weihongyan99@163.com

government support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ep coupling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choose appropriate coupling pattern for them.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coupled evaluation model, couple degre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2013年12月11日中央召开关于城镇化工作会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1].乡村旅游作为新常态下旅游业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城镇化,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并协调发展是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2].

近年来,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研究成果较丰硕、涉及面广、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城镇(市)化^[3-5]、城镇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6-8]、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关系等方面^[9-11],但是侧重将旅游业作为整体进行探讨,事实上,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如乡村、城市、山岳等,其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联系程度是有所差异的,形成机制也有所不同.鉴于此,本文在探究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定量测度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发展状况,进而探究其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今后两者协调发展的建议.

1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机理

1.1 乡村旅游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是依托乡村优美景观、自然环境、建筑和民俗文化等资源,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拓展开发的休闲观光、体验娱乐等旅游活动,是城市居民向城郊或城外扩散的旅游活动^[12],乡村性与乡村意象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城市居民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发展乡村旅游是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途径与引擎.第一,乡村旅游通过人口、要素与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引起人口集聚,大量城市旅游者进入乡村,拉动消费,提高农民收入,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从经济上与观念上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实现;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促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乡村旅游地集中,使得乡村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向明显,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为了满足人们对更高层次乡村旅游的需求,乡村旅游产业链不断拓展、延伸,引起农产品加工业、金融业、信息业等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并向乡村聚集,提高了乡村生产效率.第二,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求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如道路设施与公共设施的改善、服务平台的搭建、乡村资源的整合与环境治理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乡村空间的改造、扩容,提升乡村接待能力^[13],从而促进空间城镇化的发展.第三,乡村旅游要可持续发展,就要走绿色、低碳的道路,因而有力推动了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1.2 新型城镇化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基础上提出的,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集中并由此推动城镇发展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14],是一个长期积累与发展的渐进过程.如今,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粗放式的传统城镇化已不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而以内涵集约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红利^[13].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生态环境等方面实现城乡统筹与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在需求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因此促进了乡村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引起了食、住、行、游、购、娱等乡村旅游要素的集聚与综合效益的提高;在供给方面,新型城镇化提倡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强调乡村发展要突出产业特色,塑造地域形象,在此背景下乡村地域文化得以挖掘,地域特色得到彰显,生态环境也因此优化.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交通、水电、安全、卫生、信息等设施得到改善,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条件,这些都促进乡村旅游地品质大大提升.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通过集聚效应、结构效应、投资效应、生态效应等动力共同作用,从人口、经济、社

会、空间、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通过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拉动,带动乡村旅游在规模、品质、效益等方面的发展(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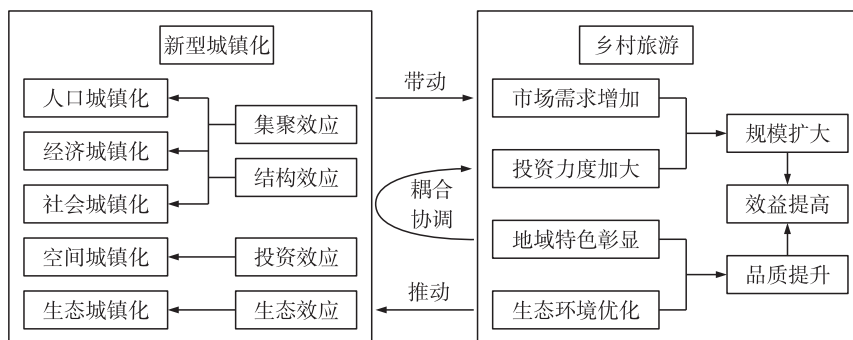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机理

Fig.1 The mechanism of couple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2 研究模型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耦合评价模型

2.1.1 耦合度模型

耦合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物理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15]。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其左右着系统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即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间协同作用的程度。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这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影响的程度即为耦合度。因此,可以通过构建乡村旅游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模型,衡量两系统间的协调状态。构建耦合度模型的具体过程如下:

(1)确定功效函数。设变量 $X_{ij}(i=1,2;j=1,2,\dots,n)$ 为第 i 系统(乡村旅游系统或新型城镇化系统)中第 j 项的指标值, α_{ij} 和 β_{ij} 分别为该指标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功效系数 x_{ij} 是变量 X_{ij} 对系统的功效贡献值,是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的结果($x_{ij} \in [0,1]$),反映了指标达到目标的满意程度,值越高满意程度越高。公式如下:

$$x_{ij} = \begin{cases} (X_{ij} - \beta_{ij}) / (\alpha_{ij} - \beta_{ij}), & x_{ij} \text{ 为正向指标,} \\ (\alpha_{ij} - X_{ij}) / (\alpha_{ij} - \beta_{ij}), & x_{ij} \text{ 为负向指标.} \end{cases} \quad (1)$$

(2)计算各系统的综合评价。乡村旅游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各包含若干子系统,通过集成方法计算每个子系统的贡献度,运用线性加权法确定系统综合评价。公式如下:

$$U_i = \sum_{j=1}^n \lambda_{ij} x_{ij}, \quad \sum_{j=1}^n \lambda_{ij} = 1, \quad (2)$$

上式中, U_i 为第 i 系统的综合评价, λ_{ij} 为序参量对应的权重。

(3)确定权重。运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权重,某项指标的数值变异程度越大,对应的熵值越小,表示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其权重越大,反之亦然。公式如下:

$$\begin{cases} \lambda_j = \gamma_j / \sum_{j=1}^p \gamma_j, \\ \gamma_j = \max(h_j) / h_j, \\ h_j = - \sum_{i=1}^n s_{ij} \ln s_{ij}, \\ s_{ij} = X_{ij} / \sum_{i=1}^n X_{ij}, \end{cases} \quad (3)$$

上式中, λ_j 为指标的权重, γ_j 为标准化的熵值, h_j 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s_{ij} 为对指标进行比重变换后的值。

(4)计算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得出乡村旅游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间耦合度模型,公式如下:

$$C=\sqrt{\frac{U_1\times U_2}{\left(\frac{U_1+U_2}{2}\right)^2}},\tag{4}$$

上式中, U_1 为新型城镇化系统, U_2 为乡村旅游系统, C 为系统耦合度,且 $C\in[0,1]$. C 值越大,表明两系统间要素互动情况越好,具体描述如表 1.

2.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可以反映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一致性,却无法反映两个系统互动发展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例如当两者都低时也会出现耦合度高的情况,所以要客观反映两者之间真实的协调情况,需要建立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这样不仅可以评判两者之间的交互耦合协调程度,还可以反映出两者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情况,公式如下:

$$D=\sqrt{C\times T},\tag{5}$$

$$T=aU_1+bU_2,\tag{6}$$

上式中, D 为乡村旅游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T 为乡村旅游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乡村旅游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 a 、 b 为待定系数,一般 $a+b=1$,在本文中认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同等重要,因此这里取 a 、 b 均为 0.5. 为直观描述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状况,将其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不同的区间和等级^[16](表 2).

2.2 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前述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机理分析,同时考虑指标的简明科学性、系统整体性、代表性与可量、可获取性等原则,构建乡村旅游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乡村旅游系统测度选择乡村旅游规模、乡村旅游品质、乡村旅游效益 3 项指标;新型城镇化系统选择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 5 个方面 16 项指标(表 3).

表 3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3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子系统	指标变量	变量解释
乡村旅游系统	乡村旅游规模	用乡村旅游区数量(个)表示.
	乡村旅游品质	反映乡村旅游的环境风貌、资源价值、基础设施、配套设施与服务、智慧旅游与营销、综合管理、经济社会效益等的综合水平,用星级乡村旅游区综合值 ^① 表示.
	乡村旅游效益	用乡村旅游收入(亿元)表示.
新型城镇化系统	人口城镇化	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经济城镇化	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率(%)表示.
	社会城镇化	用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率(%)、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率(%)、农村与城镇恩格尔系数比率(%)表示.
	空间城镇化	用人均城市建设用地(m ²)、土地城镇化率(%)、城镇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 ²)、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m ²)表示.
	生态城镇化	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 ²)、城镇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t)表示.

① 根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与 13 个辖市的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10—2016 年公布的星级乡村旅游区名录,借鉴左冰计算旅游资源禀赋的公式,对研究对象的星级乡村旅游区综合值进行计算,公式为: $RA^i=\sum_{n=1}^5n\times Q_n^i$ (其中 RA^i 为 i 地区星级乡村旅游区综合值, Q_n^i 为 i 地区乡村旅游区 n 级乡村旅游区数量).

3 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大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城镇化水平亦居全国领先地位,2018 年末为 69.61%,明显超出全国平均水平(59.58%),位居全国第五^①。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江苏省乡村旅游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江苏省自然条件优越,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是全国农业主产区与粮食主产省,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较为协调是其一大特色与显著优势,良好的经济与资源优势造就了江苏省乡村旅游发展的优越环境。江苏省乡村旅游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 20 多年快速发展,呈现出精细化、品质化、特色化、集聚化、融合化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截至 2017 年底,江苏省共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39 个,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户 40 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43 个,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 20 家、四星级 306 家、三星级 331 家,各类乡村旅游经营户约 3.7 万户,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特殊性、代表性与典型性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研究以江苏省 13 个辖市为案例地,其中新型城镇化系统相关研究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2011—2017 年),乡村旅游系统相关研究数据来源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13 个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及其官方网站,为消除因统计口径差异造成的偏差,对统计数据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3.2 结果分析

3.2.1 全省分析

根据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计算出 2010—2016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图 2)。参照表 1、表 2 可以看出,2010—2016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均值为 0.83,耦合情况较好,除 2012 年处于磨合阶段外,其余年份耦合度均高于 0.80,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从耦合协调度看,除 2012 年为中度协调外,其余年份都是高度协调;从年际变化上看,2010—2016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并且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可见,总体来看,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高、互动性强,耦合协调度高,两系统一直保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且协调程度逐渐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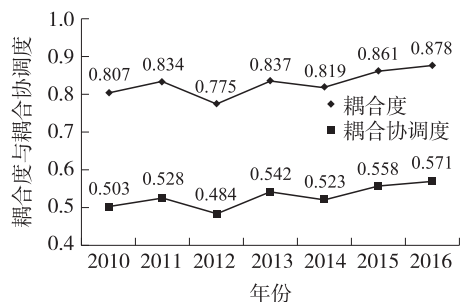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16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Fig. 2 Couple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2010—2016

3.2.2 分区分析

通过对 2010—2016 年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②三大区域历年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度进行计算(表 4),结果显示,三大区域的耦合度都非常高,其中苏南地区历年耦合度除 2012 年为 0.847 外,其他年份均高于 0.90,苏中地区历年耦合度均高于 0.80,都处于高度耦合、良性发展阶段,苏北地区历年均处于磨合阶段,说明两系统存在互动,但强度有待提升。三大区域历年的耦合度均呈现出 $C_{\text{苏南}} > C_{\text{苏中}} > C_{\text{苏北}}$ 的规律(表 4),可见区域间耦合度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互动性最强,其次是苏中地区,最后是苏北地区。

从 2010—2016 年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历年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表 4),2010、2011、2012、2015、2016 年均均为 $D_{\text{苏南}} > D_{\text{苏中}} > D_{\text{苏北}}$,而 2013、2014 年为 $D_{\text{苏南}} > D_{\text{苏北}} > D_{\text{苏中}}$,可见历年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都是最高,均在 0.6 以上,属高度耦合,而且苏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从苏中、苏北地区历年的耦合协调度来看,都在 0.3~

①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②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划分标准,苏南地区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苏中地区包括南通、泰州、扬州,苏北地区包括徐州、淮安、连云港、盐城、宿迁。

0.5 区间,属中度协调,并且这两个区域每年的数值差异较小,从均值来看苏中地区为 0.464,苏北地区为 0.440,苏中地区略高于苏北地区.由此可见,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属高度耦合,而苏中与苏北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不相上下,并且协调等级不高,尚处中等协调阶段.

表 4 2010—2016 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C)与耦合协调度(D)

Table 4 Couple degree(C)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D) of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of southern,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su during 2010–2016

区域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C	D	C	D	C	D	C	D	C	D	C	D	C	D
苏南	0.905	0.634	0.906	0.657	0.847	0.608	0.904	0.672	0.909	0.641	0.943	0.688	0.962	0.709
苏中	0.899	0.469	0.832	0.461	0.823	0.441	0.843	0.449	0.811	0.424	0.907	0.497	0.920	0.509
苏北	0.654	0.392	0.763	0.438	0.676	0.385	0.766	0.467	0.753	0.465	0.753	0.465	0.769	0.470

3.2.3 分市分析

为了更清晰、具体地了解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发展情况,计算出 2010—2016 年江苏省 13 个辖市的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结果显示,江苏省 13 个辖市中除淮安外,2010—2016 年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的均值都高于 0.80,属高度耦合,淮安的耦合度均值为 0.128,属低水平耦合.可见江苏省大部分城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已经进入了高度耦合、良性发展阶段,但是淮安两系统的耦合情况不理想.

同样,计算出 2010—2016 年江苏省 13 个辖市的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并且借助 ArcGIS10.0 软件,运用 ESDA 方法将耦合协调度数据转化为空间数据,输出 2010、2013、2016 年江苏省 13 个辖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可视化地图(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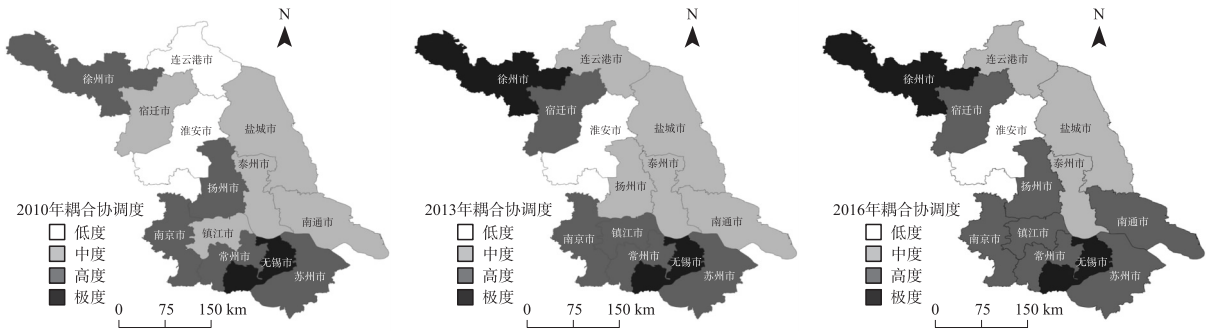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16 年江苏省各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化图

Fig.4 Evolution graph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of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2010–2016

从图 3 可以看出,2010—2016 年江苏省各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情况在不断变化,总体来看,大部分城市耦合协调的等级在逐步提高,极度、高度协调的城市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具体来看,各市耦合协调度变化存在差异,根据变化特征的不同可分为四类:第Ⅰ类为领先互动型:包括无锡、苏州、南京、常州等,这些城市历年耦合协调度保持在 0.5 以上,即一直处于高度耦合状态,其中无锡一直保持在 0.8 以上,处于极度耦合状态,这些城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在全省都居于前列,两者同步发展;第Ⅱ类为持续增长型:包括徐州、镇江、南通、宿迁等,2010—2016 年这几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提高了一个等级,说明这些城市虽然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起点不高,但是近年来都在不断发展,两系统间的协调性持续增强;第Ⅲ类为波动增长型:包括扬州、连云港等,其耦合协调度在低度、中度与高度耦合之间波动,并且最终的等级提高了,可见其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性总体增强,但在发展中经历了不断磨合的过程;第Ⅳ类为滞后发展型:包括盐城、泰州、淮安等,这些城市耦合协调度等级一直较低,其中淮安耦合协调度极低,并且未呈现增长态势,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乡村旅游发展也略显不足.

3.3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并且省内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通过实地调

研,对政府相关规划与政策的梳理,以及与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乡村旅游管理者及经营者的深入访谈,分析得出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1) 经济发展是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近年来江苏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得到有力推进,因而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结构持续升级、人口城镇化比率提高、城乡空间格局逐步优化、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同时,各地掀起了乡村旅游发展热潮,乡村旅游景点数量迅速增加,等级不断提高(图4),吸引了大量游客。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2017年江苏省乡村旅游游客接待量达2.87亿人次,较上年增长16%,乡村旅游收入近900亿元,较上年增长20.8%,解决农民直接就业约42万人。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共同发展,二者耦合条件日益成熟,因而能够高度互动,协调发展。但是由于江苏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其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程度有所差异,苏南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众多、城市密集,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乡村旅游需求也较大,因此二者互动性与协调性都较强,苏中地区其次,最后是苏北地区(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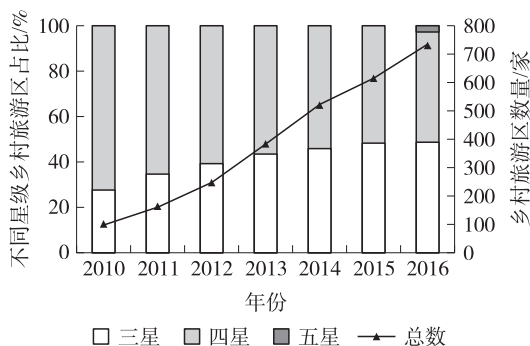


图4 2010—2016年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数量与内部结构图
Fig. 4 The number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star-level rural tourist areas in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2010–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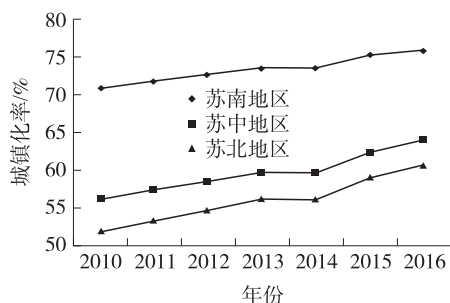


图5 2010—2016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城镇化率
Fig. 5 Urbanization rate of southern, 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su during 2010–2016

(2) 江苏省各地资源禀赋的不同引起了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各市的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其中,苏南各市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乡村旅游资源禀赋高,打造了许多吸引力强、等级高的景点,而苏中各市由于受到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资源禀赋不及苏南地区,苏北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则分布较分散且吸引力有限,乡村旅游景点较少。乡村旅游资源禀赋的差异,引致各区域乡村旅游吸引力的不同,进而影响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3) 政府对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直接影响江苏省各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无锡、苏州、南京、常州等市是江苏省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一批城市,政府在政策、资金、人才、科技等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大力推进了美丽乡村建设,因此其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处于领先地位;而徐州、南通、宿迁、扬州等市乡村旅游发展起步稍晚,但在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下,后发优势明显,因此其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虽相对较低,但是总体来看呈增长态势。

4 结论

(1) 通过对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影响,2010–2016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都较高,并且都在波动上升,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梯度差异,江苏省13个辖市的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大部分都属于高度耦合,但耦合协调度有差异,根据各市耦合协调度变化差异,可将其划分为优势互动型、持续增长型、波动增长型、滞后发展型4类。

(2) 为促进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更加协调地发展,首先,促进二者深度耦合,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深度融合,通过促进城乡统筹、解决农民就业、提高农民创业能力等途径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就地城镇化,逐步实现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则通过城乡一体

化发展、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改善、特色小镇打造等方式,从科技性、生态性、参与性、文化性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其次,推动江苏省乡村旅游均衡发展,各区域因地制宜、挖掘特色、错位发展,以“乡村旅游+”理念促进各地乡村旅游与最美乡村、生态镇村、农家乐集聚村、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等建设工程的融合,形成多业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依托江苏省新一轮高铁规划、建设高潮,实现乡村旅游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促进协同发展;最后,各市因地制宜地选择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式,优势互动型城市可采用创新耦合模式,促成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在战略性、科技性、文化性等方面进行更高层次的耦合,持续增长型与波动增长型城市采用主动耦合模式,将相对较弱的系统作为发展重点,主动与另一系统进行融合,最终实现二者协调发展,滞后发展型城市则采用协调耦合模式,发挥当地特色与优势,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陆大道,陈明星. 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J]. 地理学报,2015,70(2):179-185.
- [2] 黄震方,陆林,苏勤,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 地理研究,2015,34(8):1409-1421.
- [3]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1991,15(3):326-342.
- [4] 黄震方,吴江,侯国林. 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2):160-165.
- [5] 麻学锋,孙根年.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分析[J]. 旅游学刊,2012,27(3):36-42.
- [6] 杨亚丽,孙根年. 城市化推动我国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分析[J]. 经济地理,2013,33(7):169-175.
- [7] WEAVER D B. Contemporary tourism heritage as heritage tourism:evidence from Las Vegas and Gold Coas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1):249-267.
- [8] 余凤龙,黄震方,曹芳东,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2014,29(8):1297-1309.
- [9] 王坤,黄震方. 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9(1):101-107.
- [10] 邓椿. 山西省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37(3):87-91.
- [11] 徐海峰. 系统耦合视角下北京新型城镇化、流通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18(16):148-151.
- [12] 李涛,陶卓民,李在军,等. 基于GIS技术的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类型与时空特征研究[J]. 经济地理,2014,34(11):179-184.
- [13] 赵磊,张晨. 旅游业会影响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吗: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J]. 旅游学刊,2017,32(10):57-66.
- [14] 杨振山. 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发展:基于顺德的城市工业化道路反思与探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3,32(12):1814-1824.
- [15] 生延超,钟志平. 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 旅游学刊,2009,24(8):23-29.
- [16] 李如友,韩双斌. 江苏省区域旅游化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J]. 旅游研究,2015,7(3):25-32.

[责任编辑:丁 蓉]